

关于“阿是”与“阿是穴”若干问题考证

叶明柱¹, 纪军²

(1.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 上海 200050; 2.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, 上海 200030)

【摘要】 该文从灸法与“阿是穴”“阿卷是”与“阿是”“阿是”与“阿氏”“阿是”与吴语四个方面对《千金方》中“阿是”之本义进行考证, 认为灸法在吴地的普遍施行, 导致了“阿是穴”的诞生; 《本草经集注序录》中只有“阿卷是”, 没有“阿是”。“所谓出于阿卷是”七字, 可能是衍文; “氏”与“是”相互通假, 但“阿是”之“是”, 不是“氏”之假借; “阿是”不是“泛指无名的广大劳动群众”; “阿是”为吴语, 通“可是”。

【关键词】 穴, 阿是; 《千金方》; 灸法; “阿卷是”; 阿氏; 吴语; 文献研究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45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 A

DOI: 10. 13460/j. issn. 1005-0957. 2023. 13. 0040

关于唐孙思邈《千金方》中“阿是穴”的命名笔者曾刊文^[1-2]予以阐述。近年来, 针灸界对“阿是穴”本义多有讨论, 并对“阿是穴”的命名进行探讨, 见仁见智, 促人思考。因此, 笔者进一步搜寻文献, 分析考证, 以下对“阿是”本义及“阿是穴”命名略述管见, 以求正高明。

1 灸法与“阿是穴”

关于“阿是穴”之记载最早见诸初唐孙思邈所撰《备急千金要方》^[3] (以下简称《千金》), 该书卷二十九第五为“用针略例”, 第六为“施灸略例”。“施灸略例”中记载有“凡人吴蜀地游宦, 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, 勿令疮暂差, 则瘴疠、温疟、毒气不能著人也, 故吴蜀多行灸法。有阿是之法, 言有人病痛, 即令捏其上, 若里(果)当其处, 不问孔穴, 即得便快成(成, 据明代《普济方》作‘或’)痛处, 即云‘阿是’, 灸刺皆验, 故曰‘阿是穴’也”。由上可知“阿是穴”的出现与灸法关系密切。魏晋至唐, 灸法盛行。《千金》: “灸刺皆验。”将灸法置于刺法之前, 亦说明其时使用“阿是穴”, 是以灸法为主。据于赓哲统计, 《千金》中灸法约有 510 首, 针法仅 50 首左右; 《翼方》中灸法约有 560 首, 针法只有 90 首左右^[4]。故于赓哲认为灸法在民间的普遍施行导致了“阿是穴”的诞生。魏稼先生在《〈千金〉针灸临床类编》(以下简称《类编》)中, 亦认为以灸预

防瘴疠、温疟与毒气和以“阿是穴”治病, 均属灸法论述之内容^[5]。1989 年李锄先生在“‘阿是’辨析”一文中, 也强调了灸法与阿是穴之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^[6]。此外, 有学者^[7]认为“阿是”按文意应作“即云阿是之法”。孙思邈为鸿儒大医, 行文精简, 仅用 40 余字, 便将“阿是之法”和“阿是穴”的来历、操作、效果等交待得明明白白。故不可能在数字之内, 重复提及“阿是之法”。

综上所述, 灸法在吴地的普遍施行, 从而导致了“阿是穴”的诞生。

2 “阿卷是”与“阿是”

1912 年日本桔瑞超等在敦煌购得了约 6 百余卷敦煌遗书, 其中包括唐开元年间《本草经集注·序录》抄本残卷一卷^[8], 该残卷后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。1915 年罗振玉先生获得冲印写真一套, 收入 1916 年刊行的《吉石庵丛书》中。1955 年范行准据《吉石庵丛书》本, 按原样大小加以复印, 名曰《本草经集注》(以下简称《集注》), 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, 其中有“所谓出于阿卷是”字样^[9], 其“卷”字写在“阿”与“是”中间之右。

1988 年《敦煌古医籍考释》(以下简称《考释》)将《序录》中的“所谓出于阿卷是”, 录为“所谓出于阿是”, 且未加注^[10]。之后《敦煌中医药全书》^[11]《实

用敦煌医学》^[12]《敦煌古医籍校证》^[13]等均依照《考释》。2015年出版的《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》仍沿袭《考释》，作“所谓出于阿是”^[14]。2013年，郭秀梅主编出版了《敦煌卷子本本草经集注序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序录》）一书^[15]，彩色仿真影印了日本龙谷大学所藏敦煌卷子本，首度向学界展示其原貌。《序录》第180行，清晰可见在“阿”“是”之间右侧，有一“卷”字。2015年，《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》^[16]问世，其图12之182行与《序录》所载相同。2016年，沈澍农出版《敦煌吐鲁番医学文献新辑校》^[17]后记称，书中《本草经集注序录》系复制“学苑出版社之影印本”，亦即郭秀梅之《序录》。也就是说，敦煌出土的《序录》残卷中，只有“所谓出于阿卷是”，并无“所谓出于阿是”，可见《考释》的底本出错了。早在1937年，范行准先生^[18-19]就指出“《证类》无‘所谓出于阿卷是’七字”。1994年，尚志钧和尚元胜辑校的《本草经集注辑校本》^[20]中注有“所谓出于阿卷是，《大观》《政和》无”。后《唐·新修本草辑复本》^[21]中亦注为“‘者’字后，《集注》衍‘所谓出于阿卷是’七字，据《证类》删”。可见敦煌出土的《序录》残卷中“所谓出于阿卷是”似为衍文。

由上可知，《本草经集注·序录》中只有“阿卷是”，没有“阿是”，而“所谓出于阿卷是”七字可能是衍文。

3 “阿是”与“阿氏”

最早认为《千金》中“阿是”是“阿氏”者，为泰人曾时新。1983年，曾时新在《杏林拾翠》一书中发表了短文“从‘阿氏’谈起”（以下简称“曾文”），该文认为《千金》中“‘阿氏’或作‘阿是’”，古代“氏”与“是”相互通假，谓之古通。引《考释》所言，认为“阿是”即指庖人（厨师）、野老（农民）等，泛指无名的广大群众；又认为“俗谚说，‘良方善技，出于阿氏’。这里的‘阿氏’，大概就是鲁迅说的‘无名氏’。陶弘景所说的‘阿是’，也是泛指无名的广大群众”。“曾文”^[22]最后称“开头所谈及的‘阿是穴’，其意义‘殆本于此’”。这样便将《千金》中所言的“阿是”说成了“阿氏”。

众所周知，通假字又称通借字，为古籍中常见的文字通用现象。“是”“氏”通假，古时常见。据高亨《古字通假会典》记载，“是”字除了可以与“氏”通假外，还可以与“提”“实”“此”“之”“时”等9字通假^[23]。

似不能因为“是”与“氏”通假，就认为《千金》所载之“阿是”的“是”字，一定也与“氏”字通假。

宋郑樵《通志》^[24]记载了“商伊尹为阿衡，其支孙有以官为氏”。又引《河南官氏志》中“阿伏氏及阿贺并改为阿”，可见阿姓之来源也多。阿姓在中国较为少见，约占总人口的0.0008%，主要分布于河北、湖北、云南、陕西、内蒙古五省区^[25]。由此可见，“良方善技，出于阿氏”中的“阿氏”，决非泛指“广大群众”。此外，古今习惯上在姓或姓名字号之后加上氏字，以表示对某人之尊称；也有将“阿”字作为前缀，附着在姓、名、排行或某些亲属名称之前，常具有亲昵意味。有学者^[7]认为“‘阿’魏晋时期还可作为不定何人之辞”“‘阿谁’就是‘谁’‘何人’之意”。这是对“阿谁”之误解。清翟灏《通俗编·语辞》^[26]：“盖阿者发语辞，语未出口，自然有此一音，古人以谁为阿谁，亦犹此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在“阿谁”之中，“阿”只是发语辞，“谁”才是表示不定之人。

其实《千金》谓“有人病痛，即令捏其上，若里（果）当其处，不问孔穴，即得便快或痛处”，已是吴地百姓灸治疾病之法，再言“泛指无名的劳动人民”，似无此必要。其次，在《千金》“阿是之法”“即云‘阿是’”“阿是穴”三者中，“阿是之法”与“阿是穴”皆因“阿是”而得名，若以“阿氏”代入，则为“即云‘阿氏’”。按曾氏所称的“阿氏”是指“庖人”“野老”或“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的泛称”，则于文于理难以通顺。

可见，“阿是”之“是”，不是“氏”之假借；“阿是”也不是“泛指无名的广大群众”。

4 “阿是”与“吴语”

对“阿是”进行讨论之目的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《千金》原文。因此，对“阿是”的解释，应该回归《千金》。由于“阿是”为吴地医患之间互动时之语，故“阿是”之本义应从吴方言方面予以探讨。

吴语，古代谓之吴语或吴音，一般是指今苏南、浙江一带及其周边的方言^[27]。自吴伯奔吴，其后虽不断有中原人迁徙江南，然吴地仍以古越语为主。作为独立汉语方言，则形成于魏晋南北朝。永嘉南渡，下及梁、陈，咸都建业（今南京）。北方汉人大批南迁，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南京、镇江甚至常州、常熟一带皆为北语所占领。北人带来的语言，与吴地原有的古越语，发生了碰撞、融合，于是形成了吴语。吴语的中心为建业，其代

表语为苏州方言。关于北语南渡的问题,鲁国尧先生等对之进行了严密的论证^[28-29]。时至隋唐,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,据唐代僧人慧琳(736—820)《一切经音义》载,唐时吴语已与北方话差别更为明确^[27]。

1907 年章太炎所著《新方言》问世,被誉为“中国现代方言学的第一书”^[30]。其在“释词第一”中对“阿是”作出了释义^[31]，“故问讯言何者,苏州言‘阿是’,通语言‘可是’”。章太炎之释,得到了后世语言学家的肯定。

吴语“阿”跟普通话“吗”在功能上是接近的,但位置不同。“吗”在句末,“阿”搁在主语和谓语之间。“阿”后不能直接加否定词“弗”。于是便在句中加“是”,使原来带否定词的谓语动词变成“是”的表语。“阿”搁在“是”前,全句变为对“是”提问,即“是不是”^[32]。

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对苏州、昆明、合肥三处方言中疑问句里的“阿、格、克”进行了探讨,认为很可能同出一源。就现代方言看,苏州话的“阿”,合肥话的“克”均为入声,故这个疑问副词有可能本来是入声字,白话小说写作“可”,只是借用字形,跟“可”字本身不一定有关系^[33]。然刘坚、江蓝生等指出,“可”字在东汉前后就已用做疑问副词,表示反语,相当于“岂”“难道”,不过并不多见;作推度副词时则出现在唐代。苏州话中的“阿”、合肥话中的“克”、昆明话中的“格”,这些其实都是“可”的变体。刘坚和江蓝生还从音理上论证了“可”字演变为“阿”“克”“格”的具体过程^[34]。

“阿是”是吴地常用之语,李锄先生在“‘阿是’辨析”一文中明确指出《千金》所述“阿是”之法,“快或痛处,医者必须问而得之,而‘阿是’即为医者在寻觅灸刺位置时的问语,意即‘是不是?’或‘可是?’,不过此乃吴方言而已”。“阿是乃吴方言之常用问语,至今犹然。”至于孙思邈乃系陕人,《千金》中何用吴语?李锄先生^[6]认为,“《千金》一再言及‘吴’地,足证孙对其有所了解”。“何况《千金方》有关‘阿是’的内容,与上段‘吴蜀多行灸法’一样,都是对各地针灸情况的实录”。“古人在针灸中用之既久乃以之为名,孙思邈则笔之于书,此即阿是之由来,岂有他哉!”魏稼等^[5]也明确指出,“‘阿是’,本属患者与医生在按诊时应答之语,孙思邈形象地将其作为此类穴位的命

名”。孙思邈在《千金·序》中描述“一事长于己者,不远千里,伏膺取决”。可见《千金》搜罗之广。正因为孙思邈非吴人,对“阿是”之义未必知晓,故以吴语“阿是”志之^[35],此或亦为《千金》将吴处误作“吴蜀”之因。

总之,笔者认为“阿是”出于吴语,通“可是”;同时以为在探讨“阿是穴”命名时,似不能脱离时代,不能脱离其时针灸临床,不能脱离《千金·灸例》之原文。“阿是之法”和“阿是穴”历经一千多年,至今仍受到针灸家的重视,并在临床之中应用,说明其生命力之强盛。通过对“阿是”本义之探讨,必将有助于“阿是穴”的临床应用、研究与发展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叶明柱,冯禾昌.阿是穴命名辨[J].上海针灸杂志,2005,24(4):34.
- [2] 叶明柱,冯禾昌.再谈阿是穴的命名[J].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4,33(1):11-12.
- [3] 孙思邈.备急千金要方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5:519.
- [4] 于赓哲.唐代疾病、医疗史初探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1:154-160.
- [5] 魏稼,冯怀英,邵水金.《千金》针灸临床类编[M].上海: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,2003:128.
- [6] 李锄.“阿是”辨析[J].杏苑中医文献杂志,1989,4(2):15-17.
- [7] 吴自东.“阿是之法”与“阿是穴”新释[J].医古文知识,1990,7(2):17.
- [8] 李金田,戴恩来.敦煌文化与中医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7:312.
- [9] 陶弘景.本草经集注[M].上海:群联出版社,1955:23.
- [10] 马继兴.敦煌古医籍考释[M].南昌: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8:3.
- [11] 丛春雨.敦煌中医药全书[M].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1994:392.
- [12] 李应存.实用敦煌医学[M].兰州: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7:214-215.
- [13] 陈增岳.敦煌古医籍校证[M].广州:广东科技出版社,2008:170.
- [14] 马继兴.中国出土故医书考释与研究·中卷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5:643.

- [15] 郭秀梅. 敦煌卷子本本草经集注序录[M]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 2013:4-5, 17.
- [16] 袁仁智, 潘文. 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[M]. 上海: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5:170.
- [17] 沈澍农. 敦煌吐鲁番医学文献新辑校[M]. 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16:25.
- [18] 范行准. 敦煌石室六朝写本本草集注序录残卷校注[J]. 中西医药, 1937, 3(4):257.
- [19] 唐慎微.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82:33.
- [20] 陶弘景. 本草经集注辑校本[M]. 尚志钧, 尚元胜辑校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4:24-27.
- [21] 苏敬. 新修本草辑复本[M]. 尚志钧辑校. 2 版. 合肥: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4:10.
- [22] 曾时新. 杏林拾翠[M]. 广州:广东科技出版社, 1983:4-7.
- [23] 高亨. 古字通假会典[M]. 董治安整理. 济南:齐鲁书社, 1989:460-461.
- [24] 郑樵撰. 通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7:468.
- [25] 任传辉. 中华千家姓氏录[M]. 北京:金盾出版社, 2013:67.
- [26] 翟灏撰. 通俗编附直语补证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58:747.
- [27] 游汝杰. 吴语方言学[M]. 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18:1.
- [28] 鲁国尧. “颜之推谜题”及其半解(上)[J]. 中国语文, 2002, 51(6):536-549.
- [29] 鲁国尧. “颜之推谜题”及其半解(下)[J]. 中国语文, 2003, 52(2):137-147.
- [30] 周敏秋. 章太炎《新方言》版本源流考[J]. 文献语言学, 2018, 4(1):214-227.
- [31] 章炳麟. 新方言[M]. 上海:右文书局, 1915:3.
- [32] 汪平. 苏州话里表疑问的“阿、(曾阿)、啊”[J]. 中国语文, 1984, 33(5):354-355.
- [33] 朱德熙. 朱德熙文集:第3卷, 汉语语法论文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99:71.
- [34] 袁宾.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[M]. 上海:书海出版社, 2001:556-561.
- [35] 张新艺. 阿是穴之我见[J]. 针灸临床杂志, 1998, 14(1):47.

收稿日期2023-09-29